

論五部不記

漢書門類			
二	一〇	三	六
三	九	三	號
一	三	函	架
五	八	冊	冊

內閣文庫			
三	二	九	漢
五	五	〇	冊
二	八	五	冊
二	五	三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595	(513)	
函號	369	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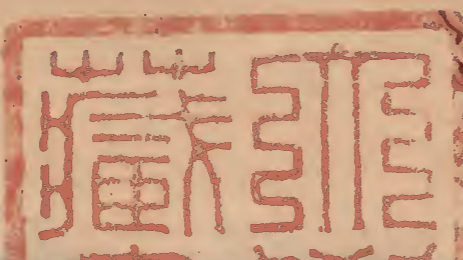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論語集說卷第九

淺草文庫

嘉蔡節編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  
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  
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

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  
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

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歸如字好知並  
去聲亟去吏切

集曰陽貨名虎季氏家臣歸遺也豚豕之

小者時其亡者伺虎不在家時而往謝之

論語集說卷九

清志堂

也塗道也注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任其  
 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機之會  
 諾應辭也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陽貨嘗  
 囚季威子而專國政欲見孔子而用之孔  
 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  
 其家而往拜其門故矚孔子之亡而歸之  
 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晦菴朱氏在禮當  
 往拜則烏得而不往時其亡者不欲見之  
 也遇諸塗則有不得避焉懷寶而迷邦誠  
 不可謂之仁好從事而亟失時誠不可謂

之知夫子亦未嘗不欲仕也特非其道則  
 不可耳貨三問而應之如響彼蓋不可與  
 言者故不申己之意而遜辭以答之然言  
 雖遜而理未嘗枉也南軒張氏朱氏曰  
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不欲見也  
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  
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  
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節釋曰性相近云者兼氣稟而言之也一  
 性之理天之所命者本無爾殊然氣之所  
 稟則不無清濁而理之所受亦不無淺深



其相去初不遠也所以遠者習有善惡之異耳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

節釋曰上知生而知之者也下愚困而不學者也上知固得於生知然亦學而充之也既為上知則不復為下愚矣下愚本非其性然也惟其氣稟既濁又自暴自棄而不知學則所習愈下安於下愚而不能為上知矣唯之為言獨也中人則可上可下唯此二者不能移也不移云者亦自其習

而言之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莞華版切焉於虔切易去聲戲香義

集曰弦琴瑟也莞小笑貌君子小人以位言也戲謔也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夫子入其邑聞邑人弦歌之聲莞爾而笑蓋喜之也治雖有大小而道之用則一也

刀割雞之喻言治小邑何必用大道蓋及其言而戲之耳君子學道則知為上治人之理故能愛人小人學道則知為下事上之理故易使也及子游以是為對夫子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以解二三子之惑亦可見子游能尊其所聞而以道為教者矣

本晦菴朱氏成都范氏說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費音秘直照切召並說音

悅夫音扶

集曰公山弗擾即公山不狃也字子洩畔謂背其主也末無也兩之也之字俱訓適已止也徒猶空也邢氏公山弗擾為季氏費邑宰與陽虎共執季威子據邑以畔夫子以其召而欲往子路不說以為無所之也則已何必公山氏之也夫子言其召我者亦豈徒然必其有悔過自新之意也自周之東君臣上下之分日以陵夷諸侯逼天子大夫制諸侯而陪臣畔大夫皆



東周之為也如使夫子得用必以正名為先固將反東周之為而復西周之舊豈肯使公山弗擾為東周之事乎言此以釋子路之疑也

本南軒張氏說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任汝鳩切

集曰能行五者於天下則心存而理得公平而周徧矣所以為仁也恭則不侮人故人亦不侮之寬則能容人故人亦歸之信則不疑故人為之任敏則不滯故事以之

立惠則人懷之故足以使人此又言其效也

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成都范氏說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佛音弼肸許密切召直照切磷力刃切涅乃結切焉於虔切

集曰佛肸晉大夫趙氏中牟宰也親於其



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言不入不善之  
 黨也磷薄也涅水中黑土可以染皁緇黑  
 色匏瓠也註節謂佛肸召子欲往豈非以  
 其有悔過自新之意乎聖人之心天地之  
 心也萬物苟有生意天地所不絕也不入  
 不善之黨夫子固嘗有是言然堅者磨之  
 而不磷白者涅之而不緇夫子亦未嘗不  
 以是為言也子路但知亂邦之不可入而  
 不知聖人無入而不可亦猶堅白之不可  
 磷緇也龜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

於磨涅其不磷緇也幾希上蔡謝氏曰  
磨而不磷始可謂之堅涅而不緇始可謂  
之白蓋不如是 聖人生於斯世志在於行  
 道以濟時豈若匏瓜之為物徒繫之而不  
 可食乎

又曰公山弗擾與佛肸之召夫子皆欲  
 往而卒不往何也其欲往者以其有是  
 心至不欲絕之也卒不往者以其不足  
 與有為也槩山黃氏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  
 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

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女音汝語好知並去聲蕩徒浪切

集曰蔽謂蔽塞不自見其過也

邢氏疏

居吾

語女以下夫子之言也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夫子使子路還坐而告之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遠而無所止賊害也絞訐也亂作亂也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

晦菴朱氏

學所以明善也

善也好仁不好學則徒欲博愛而不知所施之當然故其蔽愚好知不好學則過用其聰明而不知要之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固守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存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知含蓄故其蔽絞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知止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務勝而不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為達德善行無學以明之則各有所蔽而為德行之累學如行大道日闢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



室而蔽矣

南軒張氏

子文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扶夫音

集曰小子門人也莫不也

邢氏

詩吟詠情

性善感發人使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知古今治亂得失之故盡人情物態之微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羣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心故可以怨

上蔡謝氏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邇

之事父遠之事君舉其重者言也能盡臣子之道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可者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言亦可以博物

橫渠張子

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晦菴

朱氏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與平聲

集曰周南召南詩首篇名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也女為周南召南蓋欲伯魚體二南之道而行之也夫欲治國平天下必

自修身而齊家始苟不為周南召南自然推廣不去亦猶面牆而立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也

明道程子河南尹氏晦菴朱氏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集曰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是禮之本主於敬而樂之本在於和也若捨其本而專事於玉帛鐘鼓之間夫豈禮樂之謂哉蓋得其本則是物皆吾情文之所寓否則特虛器而已

庵晦

朱氏成都范氏南軒張氏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荏而審切窬音俞與平聲

集曰荏柔也穿穿壁窬窬牆

孔氏註

外為莊

嚴而內本柔佞猶小人之有盜心而外飾非盜之狀欲以欺人則一也

勉齋黃氏東萊呂氏曰

小人之為不善有不知其非而為之者唯穿窬之盜則明知其非而為之將以掩人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集曰所至之鄉推原人情而為意以待之



故曰鄉原周氏陵節案孟子萬章曰一鄉皆

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

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

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

廉潔眾皆說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蓋以其似德非德

而反有以害夫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集曰道塗皆路也晦菴朱氏道聽者泛聽於人

塗說者泛說於人皆非事實也德之所以

聚者以其心存而身體之也若道聽而塗

說徒以資口耳於德何有焉故曰德之棄

也白石錢氏南軒張氏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

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下與字平

聲

節釋曰鄙夫之不可與事君言以祿位得

失累其心也未得則所憂在於得惟恐其

不得之也既得則所憂在於失惟恐其或

失之也始於患得則必終於患失然患失

之累又甚於患得是心苟切於中則凡可  
以持祿固位者將無所不至矣所以謂之

鄙夫也

致堂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

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矣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夫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集曰疾生乎氣稟之偏

南軒張氏

狂者志願太

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

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

愚者昧而不通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

妄作矣

晦菴朱氏

狂而肆矜而廉愚而直此古

者三疾學則可瘳矣今之疾與古異故曰

或是之亡也狂而至於蕩矜而至於忿戾

愚而至於詐則是世衰俗敝而習之益遠

蓋難反也然困而能反於學亦聖人所不

棄也

張氏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今去聲鮮上聲

集曰此夫子所常言也弟子各以所聞記

之故又見於此成都范氏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

口之覆邦家者惡並去聲 覆芳服切

集曰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也

覆傾敗也晦菴朱氏利口之人紊亂事實以是

為非以非為是以邪為正以正為邪人君

苟為所惑則邦家之覆不難矣成都范氏或曰

夫子疾利口之覆邦家者故引紫之奪朱

鄭聲之亂雅樂以為之比類蓋似是而非

者有以惑人之視聽此聖人所以惡之也

然利口之人其初不過欲求容悅而已至

其終則有覆邦家之禍此堯之所以畏巧

言舜之所以聖讒說也與

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

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

集曰述傳述也言所以明理聖人恐學者

但求之於其言故有子欲無言之歎所以

發子貢之問也四時行百物生天理之流

行發見也天雖不言而何隱哉聖人一動



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若天而已此  
即夫子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  
再曰天何言哉其啓子貢深矣本南軒張氏晦菴朱

說氏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集曰孺悲魯人何氏註雜記哀公使孺悲之

夫子學士喪禮則孺悲嘗事夫子矣夫子之門來者不拒其不見者必有爲也武夷吳氏取瑟而歌使之聞之以示其非疾也此孟

子所謂不屑之教誨者乃所以深教之也

葉山黃氏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期並音替鑽祖官切燧音遂夫並音



三 扶衣去聲女並音汝上  
樂字如字下音洛

三 音七十

言言

一三

君靜

集曰期周年也崩亦壞也沒盡也升登也  
燧取火之木也女安則為之夫子之言也  
言亦甘也予宰我也懷抱也宰我言父母  
之喪至於一期則已為久矣恐在喪三年  
不為禮樂而禮樂必崩壞也舊穀既沒新  
穀既升鑽燧改火言暮年則天運一周時  
物皆變喪及此亦可止也穀於秋出火於  
春皆期食稻衣錦於女安乎夫子所以責  
之朱氏曰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衣衰既  
葬疏食飲水受以成布期而小祥食菜

果練冠緜綠要經不  
除無食稻衣錦之理

宰我自以為安夫子

又言君子之居喪不甘不樂不安者以發

其不忍之端漢上朱氏曰君子之居喪也  
中心之哀有以勝之故口之

於味耳之於聲四支再言女安則為之所

以深責而痛絕之也宰我既出夫子懼其

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

之以不仁又推原人子之於親喪必三年

之故使之反而思之而終能得其本心也

本晦菴朱氏說成都范氏曰喪雖止於  
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  
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  
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而後

論語集注卷九

一

通志堂

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跋而及之爾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集曰博局戲也奕圍碁也賢猶勝也已止

也邢氏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

其極惡之所由生也博奕固非所宜為然

其為之而意專乎比比之放越而莫知其

極者猶為愈焉此章大抵言無所用心則

長惡為可畏耳非教人以博奕也南軒張氏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

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集曰上二君子以德言也其對小人者以

位言也尚上之也晦菴朱氏夫子之云非以勇

為不足尚欲子路知所以勇也義以為上

則為其所當為而勇固在其中矣尚勇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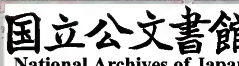
徒知勇之為務或至於犯義者有之君子

則亂小人則盜也子路好勇故夫子以義

告之所以救其失也上蔡謝氏南軒張氏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

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





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

切微古堯切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切

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惡並去聲唯惡者之惡如字訐所諫

集曰訕謗毀也

孔氏窒窒塞也馬氏抄人之意以為已有曰微加諸人曰不孫發人之私曰訐

無惡矣子貢有是心也故問以質其是非

稱人之惡則近於浮薄居下流而訕上則

近於悖逆勇而無禮則必為亂果敢而窒

則必妄作此君子之所惡也下曰字夫子

叩子貢也惡微以下乃子貢之言也微似

知不孫似勇訐似直皆欺世而亂俗者子

貢所以惡之

本龜山楊氏晦菴朱氏上蔡謝氏說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

之則怨

近孫遠並去聲

集曰女子小人之情其望於人者無有紀

極近之則狎侮生遠之則猜嫌起故難養

也

克齋楊氏聖人患之為世立戒使夫有國有

家者不昵不惡

惡去聲則庶乎其可矣

林氏

集曰終止也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晦菴朱氏

南軒張氏曰見惡者有不善而見惡於人也此又甚於無聞者

微子第十八凡十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節釋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帝乙長子紂之庶兄也箕子爲父師比干爲少師皆紂之諸父也奴囚奴也詳味微子一篇微子所以告父師少師者有曰我其發出

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謂我憂商家之亡正如狂疾之人在家耄亂置身無所欲遜于荒野以寫我憂而爾何以教我邪父師曰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謂王子殷王之元子宗祀所係王子之出乃合於道我舊日曾言王子可立今反爲王子之害若王子不出則疑及於我我雖欲彊諫恐必至顛隳而無救於商家之亡也由此觀之微子之去不特以成箕子之諫要亦

以存宗祀爾箕子諫而為紂所囚比干諫而為紂所殺或去或囚或諫而死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至誠懇惻拳拳於愛君憂國者則同此一心也夫子發明其心以詔後世無所優劣而均謂之仁者以其曲盡夫人道而克全夫天理也張氏曰君子之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其死也非沽名其生也非懼禍其引身以求去者非自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三子其盡之矣

又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

三仁焉知此五人之為仁則知仁矣東河

侯氏延平李氏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並去聲焉於虔切

集曰士師典獄之官黜退也去者去而之他國也枉曲也註疏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

辭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未嘗枉道之意則有確乎不可拔者夫豈苟於徇物哉晦菴

朱氏東溪劉氏曰柳下惠以和名於世者也至為士師三黜而不變其道曰直道

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使之少貶豈有是哉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節守也三公尚不能易而況士師乎然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降志辱身而不以為屈彼顧自謂有直以行乎其間是以不屑去也

又曰柳下惠仕則仕黜則黜而未嘗枉其道也若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於孔子道不行雖父母之邦可以去則亦去然周行天下而未嘗苟仕也則與下

惠異矣

南軒張氏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集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君待之之禮極隆孟氏為下卿不用事景公欲待孔子以二者之間夫計量所以待之之輕重是與孔子事道之意已違矣況又發為不能用之言乎此孔子所以去之

孔氏註南軒張氏

朝音

潮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集曰季威子魯大夫名斯案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

晦菴朱氏

孔子於季威子見行可

之仕也受齊女樂而不朝則不足與有行矣雖禮貌未衰猶將去之況齊以此為聞

乎此所以見幾而作也故孔子行本龜山楊氏說

東溪劉氏曰齊人以女樂間孔子謂以微

故行然猶待於膳肉之不至孟子謂以微

記其實孟子推其意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

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

言避辟音集曰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已止也而語助

辭殆危也孔子將適楚接輿歌而過孔子

車前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蓋借以比孔

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之衰也往者不可

諫來者猶可追言今尚可隱也已而已而

勸止之之辭今之從政者殆而言世亂不

可救當時之從政者亦將危殆也接輿知

尊孔子而趣之不同孔子欲告以出處之

意彼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本晦菴朱氏說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

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

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  
 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  
 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  
 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  
 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七余切溺並乃歷切夫執與者之夫音扶孔丘  
 與孔丘之徒與之與並平聲餘如字滔吐刀切  
 音辟並婢致切耰  
 音憂憮音武

集曰長沮桀溺隱者也二耜為耦並二耜  
 而耕也津濟渡處執輿謂執轡在車也子

路本為御既使問津故孔子代之而執轡  
 也滔滔流而不反之意易者撥其亂而反  
 之正也耰覆種也輟止也憮然猶悵然也  
 二子蓋以隱遁為高者也夫子使子路問  
 津焉意亦有在矣長沮言夫子自知津處  
 蓋譏夫子周行天下之已久也桀溺則以  
 為當世滔滔一律誰肯以夫子而易之言  
 其徒勞耳辟人之士謂孔子也言道不合  
 而後去也辟世之士桀溺自謂也言舉世  
 不得而親之也其意蓋謂子路之從夫子

不若從己之為得也夫子憮然者以其不  
 喻己意也夫鳥獸不可與同羣當與斯人  
 為徒耳以天下之無道也故欲從而易之  
 使天下而有道則亦無事於易矣必如桀  
 溺之意以其無道而辟世則將去人之類  
 與鳥獸同羣而後為可耳

橫渠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本註疏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  
 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  
 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

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  
 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  
 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  
 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見賢遍切見之如字長上聲

荷胡可切蓀徒弔切植常職切食音嗣見其二子之

集曰丈人老人也蓀竹器也夫子孔子也  
 植立也芸除草也大倫父子君臣夫婦長  
 幼朋友是也子路隨從夫子行不相及而  
 獨在後故問夫子於丈人丈人之對謂吾



但知四體不勤則五穀不分而已安知孰  
 為夫子乎子路拱而立蓋知其為隱者而  
 敬之也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為黍以食之  
 而見其二子焉亦知子路為孔丘之徒而  
 親之也二人相得於語默之間如此觀丈  
 人之盡禮於子路疑若非遂與世絕者見  
 其二子則知有長幼之節矣夫子以是知  
 其可與言君臣之義也故使子路反見之  
 至則行矣蓋欲匿其聲跡也子路所言殆  
 述夫子之意云爾義莫大於君臣故以主

於不仕為無義長幼之節既不可廢則夫  
 君臣之義又烏得而廢之乎彼蓋欲潔其  
 身而不知亂大倫之有害於人道也君子  
 之仕豈為他哉行吾義而已道之不行君  
 子豈不知乎而汲汲於斯世者固有不可  
 以已者也  
本註疏晦菴朱氏龜山楊氏南軒張氏說朱氏曰道雖有窮有通而義則不可以已也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嘗廢也

又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為通  
 故溺而不止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





中庸者為難唯聖人之或出或處要各  
 當其可焉耳成都夫子之下車於接輿  
 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反見乎荷蓀  
 丈人豈不欲引而至於道乎四子者方  
 守其一介之行而不可回故亦終於素

隱而已矣

河南尹氏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  
 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  
 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

於是無可無不可

少並去聲與平聲中並去聲

集曰逸民遺逸之民也虞仲即仲雍

葉氏曰虞

仲為仲雍之後未詳孰是

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

夷人

晦菴朱氏

降卑下也中猶當也倫義理之

次第也慮思慮也放猶肆也無可者不以  
 可為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主也七  
 人者皆為逸民而其立心造行則有淺深  
 之不同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其  
 節高矣柳下惠少連嘗降志辱身矣然言  
 不違理行無越思猶有此可取耳故曰其

斯而已矣虞仲夷逸嘗隱居放言矣然其  
 持身也清而不汙而其退而廢也權而適  
 宜至若孔子之無可無不可則異乎七子  
 者矣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故仕止久  
 速無不得其可焉若七子者未免以可不

可為主故孟子所願則學孔子

本南軒張氏永嘉何

氏說何氏曰降志辱身與隱居放言固非聖人所甚取至若夷齊其節高矣然使後之人一於高則亦不可以為萬世法而無弊者其惟聖人之時乎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  
 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

磬襄入於海

大音泰飯並扶晚切繚音了鼗徒刀切少去聲

集曰大師魯樂官之長名摯亞次也亞飯

三飯四飯皆樂章名古者天子諸侯每食

必奏樂樂章各異各有樂師次飯樂師名

干三飯樂師名繚四飯樂師名缺擊鼓者

名方叔播鼗鼓者名武

播搖也鼗小鼓每有兩耳持其柄搖

之旁耳還自擊少師樂官之佐名陽擊磬者名襄

河河內也漢漢中也海海上也

註或曰周

道衰賢者相招為祿仕仕於伶官者多矣  
 是時樂失其次夫子自衛反魯嘗一正之

魯政益微三家僭妄鄭聲既熾女樂方張先王遺音厭棄不省矣自大師而下皆不得其職故相率而逃之夫子慮樂師去而遺音絕於是筆其所適之所於簡使後人知而求之則猶或有所考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集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此伯禽之魯之時周公誨之之語也以用也先之以親親而後任大臣篤故舊器使羣才其

序如此施者謂施以刑也

左氏傳邢侯殺

朝韓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邢侯漢成帝憤外家疆橫亦曰今將一施之親親主恩故不當以刑而施

之大臣欲行其道不可使之以不用為怨也故舊不遺無大故則不棄之也人各有所長故使人必器之而不可以求備也詳味周公之語四事不同要皆誨之以忠厚之道也

本晦菴朱氏藍田呂氏河南尹氏說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夏季隨

季駙

瓜駙鳥切

集曰此記善人之富也

橫渠張子龜山楊氏曰八人盡為

士之道者也

先儒以為周人八子觀其以伯仲

叔季名之疑出於一家矣

槩山黃氏

論語集說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說卷第十

永嘉蔡節編

子張第十九

凡二十  
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集曰致猶委也已語助也見危則致命見得則思義能決擇於死生義利之際也祭則思敬喪則思哀篤於本也其可已矣猶云若是其亦可以為士矣此特舉立身之大者言之非曰士之行止於此而已也

朱氏南軒張氏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

亡

焉於虔切  
亡讀作無

節釋曰此言人之於德執之不弘則得小而遺大人之於道信之不篤則一入焉一出焉故於道德或有或亡也方以為亡邪則執德信道疑若有諸已矣方以為有邪則不弘不篤其所謂有特暫焉耳終亦必亡而已矣此其所以不能為有亡也

明道程子

曰信道不篤則執德何由弘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並平聲

集曰此章問與人交際之道也可交者則與之其不可交者則拒絕之此子夏之言也賢者則尊崇之眾人則容受之善者則嘉美之不能者則哀矜之此子張之言也

邢氏疏

子夏之言是初學擇交者也子張之

言是學已成而泛交者也

永嘉何氏曰初學

固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踈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也成德固當如子張之言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

君子不為也

泥去聲

集曰小道謂百家眾技也

邢氏疏

致遠謂達

之於用推之天下與來世也

南軒張氏

泥不通

也

包氏註

百家眾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

非無可觀也然不該不徧以之致遠則恐

泥而不可行耳故君子不為也若夫通行

乎天下後世而無弊者其惟堯舜之道乎

本龜山楊氏說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

也已矣

亡作無好去聲

節釋曰所亡其所未有也所能其所已得

也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非志之篤

者不能然此所以為好學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集曰仁人心也雖以學問求之實由志思

體之

槩山黃氏

學之博矣而能篤志問之切矣

而能近思心不外馳由是以進仁在其中

矣東谷鄭氏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集曰肆謂市肆也金陵王氏節謂致如致人致

師之致百工居肆則朝於斯夕於斯其志

勤矣其習專矣故能以成其事君子之於

道亦猶是也念終始典于學道其有不可

致者乎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集曰文謂飾之也晦菴朱氏君子有過則必改

小人有過則必文然小人掩其不善而著

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蓋亦不能

文也檠山黃氏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

言也厲

集曰即就也儼者其容莊也溫者其氣和

也厲者其辭正也鄭氏曰厲望之儼然若

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溫焉即之也

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中和

發見自然如此君子不知其為變也三變

者姑以是形容之耳本南軒張氏說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集曰或曰厲猶病也謗猶毀也事上使下必誠意交孚然後可好逸惡勞民之情也惟懇切為民之意先有以信乎其民故其使民也而民任之蓋知其利乎我也喜順惡拂君之情也惟篤實愛君之誠先有以信乎其君故其諫君也而君聽之蓋知其忠乎我也苟民以為厲已而君以為謗已

是亦誠意未孚於平日之素耳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集曰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也明道程子閑

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者也晦菴朱氏惟大德

不踰閑而後小德可以出入其一出而一

入終不離乎閑之中故曰可也苟大本之

不立而謂出入為可則是小人之無忌憚

而已南軒張氏武夷吳氏曰子夏小德出入之言不能無弊讀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





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洒所賣切掃素報切別彼列切焉可誣之焉於虔切餘如字

集曰過誤也誣罔也卒終也

註子夏教門

人小子以洒掃應對進退之事此乃初學者入德之序言游哂之以為所務者末而不能其本子夏辨焉謂子游之言誤矣君子之道孰為可先而傳之孰為可後而倦不傳但教之所施當有次第而不可以躐等也譬之草木之不齊猶有區以別之

謂節

此區字如有字一區之區張氏所謂區分者是也 況夫君子之道

苟不量夫學者所至之淺深而槩以其遠且大者驟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其可哉至若本末始終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

非初學者之事也

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集曰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以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又曰仕優則

學為已仕者言也學優則仕為未仕者言也

晦菴朱氏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集曰致者所以自盡也

南軒張氏

節謂子曰喪

與其易也寧戚記曰喪與其哀不足而禮

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喪主乎

哀故致乎哀而止外此非所務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節釋曰子張之行過高而務實之功少故

子游云然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集曰堂堂虛驕之貌也仁人心也惟用心

於內者得之子張飾堂堂之容則務外自

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

也

本晦菴朱氏說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

喪乎

節釋曰自致者自盡其心也

晦菴朱氏曰致盡其極也

凡人於他事猶有勉強矯飾未必能自盡

至於親喪則真情畢見無有不能自盡者

故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集曰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歷相三君賢大夫也其臣必賢其政必善莊子自知不及其父能守之而不改

焉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不若此為難能

耳晦菴朱氏南軒張氏朱氏曰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而不改則是成其

父之惡爾惡得為孝哉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集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問於

曾子者問其師求典獄之法也註先王之

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其

有不率教者然後齊之以刑亦未嘗不致

其哀矜之意也後世教養之道蕩然不存

民心無所維繫以至犯法非迫於不得已

則陷於不知也任士師之職者當思所以

使民至此是誰之過與如得其情猶可憫

也其可以為喜乎能存此心者則有以仁

乎斯民矣

本南軒張氏說張氏曰後世治獄之官惟患不得其情爾苟

得其情則喜矣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

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上惡字烏路切下惡字如字

集曰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所趨喻夫

人有汙賤之行亦眾惡之所歸也紂之不

道可謂極矣其曰不如是之甚者言其始

亦未至是唯置身於不善之地故天下之

惡皆歸焉耳

晦菴朱氏南軒張氏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

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更平聲

節釋曰食與蝕同日月虧曰蝕更改也仰

謂望之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不事掩

覆而人皆見之及其更也其明自若也故

人皆仰之是以君子恥文過而貴改過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

何常師之有

朝音潮道焉之焉如字餘於虔切識並音志

集曰公孫朝衛大夫

馬氏

識記也

晦菴朱氏或

曰文武之道所以未墜者以在人者考之  
 可見矣大而道德禮樂小而名物度數賢  
 者見其大不賢者見其小其識雖有大小  
 之不同而莫不各有文武之道夫子從而  
 學之如問樂萇弘問禮老聃問官名於郟  
 子至於入大廟每事問則祝史亦其一也  
 惟善之主故亦無常師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  
 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  
 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

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語去聲 朝音潮

集曰叔孫武叔魯大夫名州仇武謚也馬氏

註上夫子謂孔子下夫子謂武叔七尺曰

仞包氏註子貢牆卑而室淺可俯而窺也夫

子牆高而宮廣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

所有然得其門而入者或寡矣宜武叔之

云然也蓋淺近者易見而高深者難識也

本晦菴 朱氏說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

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

集曰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

阜曰陵

晦菴朱氏

節謂丘陵可踰而及日月之

高不可得而踰也毀之則是自絕也亦何損於日月乎叔孫武叔不知仲尼之不可及又從而毀之與自絕於日月者何異多見其不知分量而已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知道並去聲

集曰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階梯也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也晦菴朱氏節謂子禽不知聖人而輕議之子貢以為聖人之不可跂而及

亦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  
其化功之神速如此生則天下尊之而極  
其榮死則天下思之以盡其哀如之何而  
可以及之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  
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  
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  
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

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  
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  
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  
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賚來代切任去聲說音悅

集曰咨嗟也歷數帝王相繼之次第允信  
也執守也中謂理也無過不及之名也 晦

朱氏終盡也以其德當天心故天之曆數在  
爾躬非已之敢私也理至於中而止允執  
其中乃相傳之密旨也天之所以立君者  
凡以爲民而已若使四海至於困窮則天

祿亦為之永終矣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舜之命禹亦以是言林氏堯舜禹三

聖人之授受所守者一道而已建安游氏履殷

湯名稱小子謙辭也伊川程子曰曰玄牡

黑牡也殷尚白而用黑者未變夏禮故也

昭明也皇大也邢氏帝謂上帝后謂后土

林氏以一元牡告后帝者請桀之罪也成都范氏

人之有罪者誅之不敢赦也可臣於帝者

舉之不敢蔽也簡閱也言已之賞罰固已

簡閱於上帝之心不敢誣也林氏已有罪則

不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歸之於已此其

自列以聽天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南軒

張氏周頌賚之序曰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

所以錫予善人也故此言周家有大賞賚

所富者善人而已林氏周親周家之親也雖

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

又武王公天下之心也謹權量以下亦述

武王事張氏權秤錘也所以定輕重量斗斛

也所以定多寡朱氏權量者法度之所由

出也故先謹之法度審則紀綱定廢官修



則事無曠此政之所以行而無壅也興滅國不欲忘其先之功德也繼絕世不忍墜夫人之宗祀也舉逸民不使賢才之遐遺也是三者民心之所願而民望之所屬也

龜山楊氏曰滅國絕世其先固嘗有德於民矣而民之不能忘也逸民亦民之望也因民之不能忘而興之繼之因重民食則民之望而舉之故天下歸心

生者有所養而家給矣重喪祭則生者不背死而俗厚矣凡此皆為政之紀綱也寬故民有所措信故民願為之役敏故無失時之患公故能順天下之好惡四者政之本也

張氏節謂此篇所載堯舜咨命之言湯

武誓師之意以明數聖人禪繼征伐雖不同而其公天下以為心則一也其後歷叙武王制治之具立政之本又所以示後世之大法與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

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屏必郢切費芳味切焉於虔切今去

集曰屏除也孔氏因其所利而利之如制

之田產教之樹畜通工易事之類皆是也以此為惠而何費之有南軒張氏擇可勞而勞

之以佚道使之也惟喜康共不常厥邑可

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而何怨之有

上蔡謝氏

欲者心有期欲之謂若近於貪矣惟

君子所欲者在仁而所得者在仁其心純

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亦何貪之有

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若近於驕矣惟君子

之心一主於敬不以彼之眾寡小大而二

其心則其自處泰然而何驕之有胡氏威

而不猛非曰作威以使人之畏也正其衣

冠尊其瞻視以自脩而已然望其容貌之

子

儼然自有以敬而畏之耳而何猛之有張氏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

也賊者切害之意晦菴朱氏大司徒以五禮防

萬民而教之中故民不率教則附于刑者

歸于士苟不教而殺則虐也槩山黃氏士師以

五戒先後刑罰所以警昏愚而懲怠慢先

事而約之然後可以責成苟不戒則彼不

知緩急之所向而遽視成焉則暴也大司

徒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政

令蓋聚眾以警之垂象以曉之也謹於所

發而期於必行則民之應之也如響苟緩

於前而急於後不至則刑從之是賊民也

謝氏黃氏東溪劉氏猶之與人當與則與之若但知

守出納之吝則是有司之事耳失人心而

召禍亂未必不由此故亦居四惡之一焉

尊五美屏四惡則政日新而無斁矣張氏

南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若此之備

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集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則  
 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不能居  
 其易以順其正其何以爲君子乎胡氏禮  
 者身之幹也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  
 循其將何以立乎南軒張氏言者心之聲也不  
 知言則邪正善惡無所辨別其將何以知  
 人乎晦菴朱氏節案孟子曰詖辭知其  
遁辭知其所窮此知言也

論語集說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晦菴先生嘗語門人曰看集註熟了更看集  
 義方始無疑又曰不看集義終是不浹洽  
 永嘉蔡先生集說之作自集義中來本之明  
 道伊川二先生參以晦菴或問而於晦菴南  
 軒先生尤得其骨髓蓋南軒學於五峯先生  
 又與晦菴相講磨故語說多精切是書也說  
 雖博而所會者約文雖約而所該者博大有  
 益於後學遂請刊於湖穎淳祐丙午冬至文  
 學掾姜文龍謹書

五



Blank page with a faint rectangular stamp impression on the left side and some ink smudges.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ruling lines. A rectangular stamp impression is located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The page is otherwise blank.

百五十四

王引之

王引之

